联合国

S/PV.4984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九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四九八四次会议

2004年6月7日星期一下午4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巴哈先生	（菲律宾）
成员：	阿尔及利亚	巴利先生
	安哥拉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贝宁	阿德奇先生
	巴西	萨登贝格先生
	智利	穆尼奥斯先生
	中国	王光亚先生
	法国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德国	普洛伊格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兰先生
	罗马尼亚	莫措克先生
	俄罗斯联邦	科努津先生
	西班牙	亚涅斯-巴尔-努埃沃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内格罗蓬特先生

议程项目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04-37787 (C)



下午 4 时 20 分开会

对美利坚合众国前总统逝世表示哀悼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本次会议开始之际，我谨代表安全理事会成员对美利坚合众国第四十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阁下逝世深表悲痛。安理会成员向南希·里根夫人、遗属、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起立并默哀一分钟，以悼念罗纳德·里根先生阁下。

安全理事会成员默哀一分钟。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按照安理会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秘书长特别顾问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与会。

就这样决定。

我请卜拉希米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查其议程上的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秘书长特别顾问拉赫达尔·卜拉希先生的简报。

我欢迎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与会，并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今天安全理事会开会，听取我的特别顾问拉赫达尔·卜拉希米简报导致于 2004 年 6 月 1 日宣布成立伊拉克临时政府的进程。我知道，他的评估对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他向安理会发言前，我要说几句话。

自从伊拉克危机爆发以来，联合国的作用很艰巨，往往很危险，并受到各种限制因素和争议的围困。为了了解我的特别顾问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和他的工作组以及卡丽娜·佩雷利和她的工作组在过去几个星期内发挥的作用，重要的是以更广泛和更长期的观点来看待他们的努力。

导致在伊拉克开战的各种事件，以及自那时以来的事态发展，已经成了冷战结束以来安理会不得不对付的最重要分歧之一，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对世界许多地区利害攸关的是，在新的千年开始时以什么方式界定国际秩序和我们的集体安全制度。

在这场辩论双方强烈坚持的观点的背景下，有时是在对已经采取的行动存在严重歧见的背景下，要对联合国在这场战争之后尤其是在政治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产生一致意见，这不可避免是难以实现的。会员国得以一致同意，认为本组织应该发挥至关重要或中心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则从来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此外，对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的致命攻击，严重地降低了我们在伊拉克境内的行动能力，因此我坚持认为，在要求联合国接受的风险，与要求我们发挥作用的实质两方面之间，必须有某种程度的相称。

我认为极其令人痛苦的是，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和他的工作组于 6 月 2 日离开了巴格达，这刚好是在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及其工作组于 2003 年 6 月 2 日到达巴格达整整一年之后。我们都清楚和痛苦地记得，巴格达运河酒店于 2003 年 8 月 19 日被炸，使我们一些最有才华和受爱戴的工作人员、我们杰出的朋友包括德梅洛本人丧生，而德梅洛先生不仅是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也是人权问题高级专员。那一天使联合国在现场——我强调在现场——参与伊拉克政治进程的工作完全处于停顿。自那时以来依然明显的是，联合国在伊拉克的任何作用，包括政治作用或其他作用，将面临着严重的安全限制因素。

安理会应该知道，属于所有宗派的伊拉克人都深切怀念德梅洛和他发挥的作用，一再称他为他们国家真正的朋友。不足为奇的是，鉴于他在这么短的期间树立的榜样，伊拉克人真诚希望，不久将可以创造适

当的安全条件，使联合国能在现场在政治进程中迅速重新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将我们的国际工作人员暂时调离该国，并不意味着联合国脱离伊拉克的政治进程。恰恰相反，从这里的联合国总部，我们加强与世界各国政府的联系。伊拉克是我与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外交部长几乎所有会晤的经常议程项目。我给他们的主要信息是，必须尽早结束占领，并使伊拉克人恢复对他们的主权、政治命运和自然资源的控制。因此我欢迎作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确定了一个日期即 2004 年 6 月 30 日，按照联军临时权力机构与伊拉克管理委员会 2003 年 11 月 15 日达成的《政治协定》的规定，结束占领并恢复伊拉克主权。

大多数伊拉克人热烈欢迎一个事实：最终确定了组成主权的伊拉克政府的日期，虽然许多人认为还不够迅速。与此同时，一些代表伊拉克关键选区的著名人士正在威胁拒绝接受 11 月 15 日《协定》规定的选举政府的核心小组式的方式。看来似乎会出现一种真正的危险，即就在政治过渡进程进入新阶段后几周之后，这种进程有可能瘫痪。一场政治危机迫在眉睫。

在这种背景下，伊拉克管理委员会主席于 2003 年 12 月底给我写信。他要求联合国协助回答两个具体问题：在 2004 年 6 月 30 日前举行选举是否可行；如不可行，可采取哪些替代办法来组成临时政府，使主权得到恢复。在我的邀请下，由阿德南·帕沙希先生领导的伊拉克管理委员会代表团于 2004 年 1 月抵达纽约，亲自重申并澄清这项要求。

联盟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以及布莱尔首相赴伊拉克个人代表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同他们一道对联合国的重新介入表示支持。在 1 月 19 日于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那一次会议之后不久，我对提供援助的要求做出了积极的反应，获得了强烈的保证，即首先联合国要发挥明确的作用，其次将尽全力为参与这一努力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提供安全。我当时和现在的立场仍然同我已经表示的一样：联合国所承担的任何角色都应当同我们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所承担的风险成比例。

在这一情况下，我要求我的特别顾问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在政治过渡进程中发挥作用。我意识到，尽管大部分工作是技术形式的，然而却极具政治性。这意味着除了选举专家的技术评估之外，还需要对围绕它的复杂的政治因素加以娴熟的管理。

因此，我要求卜拉希米先生于 2004 年 2 月 6 日至 13 日访问伊拉克，同他一道前往的还有一个政治小组——其中两人今天坐在他的后面——和一个由政治事务部选举援助司司长卡里娜·佩雷利领导的选举专家小组。他们在访问中会晤了全国上下数以百计的各种教派的伊拉克团体和公民，包括像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这样的著名人士。2 月 23 日，我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有关这次实况调查访问的报告（S/2004/140,附件），表示我完全支持报告的看法和建议。由此开始了导致组成临时政府以及筹备将于 2005 年 1 月举行的选举的进程。

我请卜拉希米先生再次向安理会介绍二月份实况调查访问的建议。我要指出：按照实况调查小组报告展开的进程已经及时和全部完成。

联合国通过卜拉希米先生的斡旋而发挥的作用，是帮助推动一个伊拉克人之间的民族对话与建立共识的进程，从而组成一个伊拉克临时政府。尽管该政府的成员尚未选出，我们却已经有一个能干的和取得合理平衡的临时政府，准备到 2004 年 6 月 30 接管政权。联合国充分参与了促成有关这一政府的结构和组成的一致意见的工作。

这个临时政府现在将承担起凝聚该国并在今后七个月内有效领导它的任务。伊拉克人民将根据其行动和成果而对之做出判断，尤其是看它能否帮助制止继续笼罩该国的暴力。

伊拉克不是一个陷于崩溃的国家。我相信，伊拉克将以其人民的智慧和她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很快能够恢复其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应有地位。我呼吁安全理

事会和广大国际社会、尤其是伊拉克的各邻国，对临时政府关于援助和支持的要求做出积极和慷慨的反应。

卜拉希米先生和他的小组还帮助就将筹备7月初的全国会议的委员会的主席取得协商一致意见。该主席现在将按照联合国为其提供的建议而最后完成该委员会的组成。

最后，我们的选举专家勤奋工作，帮助伊拉克人奠定选举的根本基础。我高兴地报告：在全国范围的提名进程之后，伊拉克独立选举委员会业已成立。从所有 18 个省收到了近 2 000 个提名。联合国选出了七名伊拉克专员和一名全国选举主任。就选举所需要的立法框架已经达成了协议，包括选举制度、政治党派和代表权、以及选民登记的标准。

我们都知道，安全仍然是主要的障碍和限制。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而帮助推动一个可信赖的政治进程，该进程将对整个安全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并扭转各方的暴力逻辑。

我谨借此机会特别和由衷地感谢我的特别顾问拉赫达尔·卜拉希米、正在返回途中的卡里娜·佩雷利女士以及他们各自小组的每一位成员在极为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一丝不苟地完成其使命。他们帮助伊拉克人民的决心，雄辩地证明了继续激发本组织在全世界很多工作人员的理想。我感谢伊拉克和联盟当局在他们访问伊拉克期间即在巴格达和前往该国腹地时为他们提供的必要安全。

卜拉希米先生刚刚完成的任务，是一项我应联盟临时管理当局和管理委员会的要求而接受的特殊任务。联合国现在还应其要求，参与支持将于 2005 年 1 月举行的选举的筹备工作。

安理会将讨论的决议草案除其他外还谈到联合国在伊拉克的未来角色。我要再次表示，我们愿意在情况允许时，尽全力推动统一的、主权的和民主的伊拉克的和平与稳定的恢复。为此，我们期待着明确地确定我们的角色并创造各种条件，包括被我们的工作人员提供安全和充分的资源，这将使我们得以执行为我们规定的任务，来满足伊拉克人民并满足安理会和联合国会员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秘书长特别顾问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发言。

卜拉希米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同以往一样，荣幸地在安全理事会发言，特别荣幸地在大使先生你主持的会议上发言。

秘书长太客气和过奖了，我代表我的同事和我本人感谢他的信任、鼓励和支持。我也深切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对我们的帮助。

秘书长提到，将要在 6 月 30 日在伊拉克掌权的临时政府的建立过程不是在 5 月份开始的，而是更早。我希望安理会允许我略为详细地描述这一过程，尤其是上个月的情况。联合国对这一过程的看法应当成为公开的纪录。

我个人的参与是我有幸在 2 月初率领一个调查小组到伊拉克去时开始的。在那次访问中——这是总共三次访问中的第一次——我和我的小组开始同伊拉克政党、专业协会、工会、宗教和部落领袖、福利团体和青年运动、知识分子和学者等进行磋商。

根据这些磋商，以及同盟军临时当局和管理委员会进行的磋商，我们在调查小组的报告中提出了见解和建议。秘书长于 2 月 23 日转递安全理事会的那份报告（S/2004/140）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伊拉克人渴望一个当选政府接过盟军临时当局的责任。但是，也有一种谅解，即如果不进行真正和可信的选举，这样一个政府将不是可行的。我们的技术评估是，在 6 月 30 日之前根本不存在这种条件。从建立选举当局和奠定选举基础开始，将至少需要八个月的时间组织适当的选举。

自然，拖延占领的结束不是一种选择。因此，别无他法，只能接受在 6 月 30 日把主权交给一个非当选的政府。

被拒绝的核心小组式的制度有没有替代办法？自然不可能提出联合国喜欢的选择。应当由伊拉克人民去思考这个问题，不受有关在 6 月 30 日之前能否举行可信选举的辩论中有时出于政治动机的言论的影响。这不是匆忙提出解决办法的时候，尤其因为，正如我们在调查小组的报告中所指出，该国意见分歧很大。

安理会记得，管理委员会和盟军临时当局于 2004 年 3 月 8 日通过了《过渡行政法》。《过渡行政法》第二条(B)款(1)段指出，6 月 30 日掌权的临时政府将

“根据管理委员会和盟军临时当局主持的同伊拉克各阶层人民进行广泛讨论和协商以及可能同联合国协商的过程而组成”。

然后，伊拉克管理委员会主席在 2004 年 3 月 17 日给秘书长的信中(S/2004/225，附件二）重申，管理委员会欢迎在有关临时政府的形式和范围的全国对话中同联合国协商。在同一天的一封信中，保罗•布雷默大使向秘书长表示，他希望我的小组和我将“回到伊拉克……帮助在伊拉克人之间就临时政府的权利、结构和组成及其建立的过程达成共识”（S/2004/25，附件四）。秘书长在第二天通知安全理事会他收到了这些信，以及他对它们的积极答复。

在此背景下，我和我的小组于 4 月 4 日至 15 日第二次回到伊拉克。到达后我们发现，管理委员会一些成员争辩说，首先需要有连续性，以面对下一个过渡阶段将出现的重大挑战。为此原因，他们赞成在 6 月 30 日把主权移交给他们，或是扩大的管理委员会。另一方面，我们同管理委员会以外的人民进行的广泛协商表明，人们渴望有更深刻的转变。

最后，管理委员会本身承认，2003 年 11 月 15 日的协定以及《过渡行政法》呼吁在 6 月 30 日解散管理委员会和盟军临时当局。当时看来就临时政府的组成达成了共识，将有一位总统、两位副总统和由总理领导的内阁部长。管理委员会以外的人士呼吁政府由诚实和能干的人组成，在大约七个月的时间里有效管理国家，同时为选举作准备。同样，伊拉克各阶层人民强调，对他们来说选举是最重要的里程碑。

在 4 月 14 日，我在同管理委员会当时的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先生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向伊拉克公众汇报了我们正在进行工作的情况。在回纽约同秘书长进行协商时，我于 4 月 27 日更为详细地向安全理事会做了通报。各位成员记得，我还在那次通报中说，理想的做法是，在政府中工作的人本身选择不成为明年 1 月选举全国议会的候选人。

我还强调，临时政府的组成本身不足以扭转暴力的浪潮。同时还需要建立信任措施，以处理有争议性和分歧的问题，如建立新军队的方法，排除复兴党成员；以及被拘留者问题和适当程序。在这方面，我们建议，一旦恢复主权之后召开一次全国会议，以便为伊拉克的全国男女们提供一个辩论的场所，并希望就他们眼前和长期面临的挑战达成共识。我们还建议，将把代表该国多样性的 1000 至 1500 人聚集一堂的这次会议应挑选一个较小的全国理事会，继续进行讨论并在临时政府短暂的任期内向其提供咨询。为了进行这次全国会议的良好的准备，我们建议应当尽快组成一个不同背景人士组成的筹备委员会。

在我向安理会作通报的几天之后，我的小组和我再次离开纽约，于 5 月 1 日到达巴格达进行我们第三和最后一次访问。我们直接的任务就是评估对我们提出的初步想法的反应。毕竟，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主意，而是反映了我们听到的伊拉克人的意见。他们是否认为这忠实反映了他们的意见？在对这些建议进行了一些时候的思考之后，他们有没有额外的见解？他们是否赞同这个框架，他们认为那些人最适合这些职位？

在我们第三次访问期间，在恢复协商时，我们向谈判人员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发现，在政府结构问题上，几乎已经取得协商一致意见。这个结构简单，与此同时，它具有足够的实际或象征性职位，使多数选民——如果说不能使所有主要选民——感到他们有代表参加。

但是，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存在争议。第一，如何挑选这个政府的成员？第二，各政党参加这个政府的程度。

对某些人而言，由外国人挑选伊拉克政府成员——哪怕是挑选部分成员——的做法令人感到不舒服，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许多人要求仅仅让联合国参与挑选活动，而不应该让联盟临时管理当局和管理委员会参与。争议双方都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在 6 月 30 日之前举行一次可信的全国会议，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大约六个星期的时间举办一次更小规模的知名人士圆桌会议，由这个圆桌会议负责挑选临时政府成员。

然而，对于这一建议，我们有三点关切。第一，如果我们等到 6 月 30 日前夕再组成政府，那么，这个政府将没有足够的时间筹备接管权力，没有机会参与讨论现在提交到安理会的这项决议草案。第二，挑选参与圆桌会议的人选将受到外国人的影响，这种挑选活动与挑选政府成员一样具有争议。第三，如果圆桌会议在 6 月 30 日之前不能就政府成员的组成取得协议，那么，结束占领的工作将延后。伊拉克任何人都不能接受这一点。

归根结蒂，不可逃避的事实是，将不会选举产生临时政府成员。这将是一个不完善和不明朗的挑选进程，如果谎称这是一个完善和明朗的进程，那对伊拉克人民是不公正的。

关于各政党参与临时政府的问题，我们发现，不仅仅是这些政党领导人支持这些政党参与。相当一部分伊拉克独立人士支持他们参与。他们强调指出，这种手段的性质决定，通过这种手段挑选的伊拉克政府任何组合都会具有争议。他们补充指出，该政府从一开始将面临巨大挑战，因此，这个政府的组合应该尽可能包括各方面。临时政府绝不能一开始就受到各方面具有影响力人士的反对。因此，包容意味着包括较大的政党，这些政党内有许多非常有能力的专业人员。关键的问题是保证各政党的参与不会助长宗派主义，不会排挤有能力的独立候选人，不会使某个政党在政府内获得超出比例的影响力。

在开始讨论具体人选时，我们提议组成一个由联合国、联盟临时管理当局和伊拉克管理委员会组成的工作小组。让管理委员会所有 24 名成员参加这个工作小组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我们建议由管理委员会过去、现任和未来三位主席组成一个三人团。他们是库尔德人马苏德·巴尔扎尼；什叶派阿拉伯人伊兹丁·萨利姆；逊尼派阿拉伯人谢赫加齐·亚维尔。在这个论坛，我们开始正式讨论决定临时政府成员职位、包括总理职位人选的标准。

当然，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应该理所当然地让联盟临时管理当局和管理委员会正式参与讨论。毕竟是他们要求联合国提供协助，而不是联合国要求他们提供协助。而且，联盟临时管理当局正在管理该国家，安全理事会正式承认管理委员会为该国最高级别的伊拉克机构。

但是，联盟临时管理当局和管理委员会各成员自己认识到，他们没有权利宣称他们代表所有伊拉克人。除其他因素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要求联合国在这个进程中提供协助。因此，双方都同意，联合国应该在讨论过程中提出我们在伊拉克各地听到的伊拉克人的观点。

诚然，由于时间和治安方面的限制，我们没有大张旗鼓地或者广泛地与足够数量的众多民间会社或据信已有的数百政党协商。然而，在我们三次访问期间，我们走访了伊拉克全境数千伊拉克人——在我们无法前往拜会时，许多伊拉克人前往巴格达、埃尔比勒、摩苏尔和巴士拉，去拜会我们。我真诚地向那些想见但没有见到我们的人道歉。

我们尤其努力寻求持极端批评意见的人的观点。我们还努力听取那些迄今为止比较沉默的人的意见，其中有些人是自己选择沉默。在工作组讨论期间，我们始终牢记着他们的一项关切，这就是，他们希望新政府避免强化纯宗派主义的思维方式。

事实证明，这个工作组是提出各种想法的比较有效论坛。令人悲伤的是，在工作组埃尔比勒会议之后的第二天，即 2004 年 5 月 17 日，伊兹丁·萨利姆在巴格达被刺杀。他的死亡不仅是对这个进程的打击，而且是该国的真正损失。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和正直的人，他没有个人野心，只希望帮助他的祖国走上正确道路。不久之后，我们邀请管理委员会移交主权问题委员会主席哈米德·马吉德·穆萨先生填补伊兹丁·萨利姆在工作组的遗缺。

在我们讨论临时政府各职位人选之际，该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将注意焦点放在了总理职位上。起初，我们工作组的讨论以及与工作组之外许多团体进行的讨论证明，对任何特定人选都很难取得协商一致意见。

最后，在管理委员会内以及在临时管理当局内和各主要社区内获得最多支持的人选似乎是伊亚德·阿拉维先生。虽然他的政党并不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但他与各重要宗教人士保持着良好关系。虽然已经知道，他曾经企图在外部帮助下推翻前政权，但在过去一年里，他曾公开批评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的去复兴党政策，批评解散前军队的做法。虽然他是什叶派教徒，但他与关键库尔德人士和逊尼派阿拉伯人士保持着良好关系。他的履历引起争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今日伊拉克，有哪一位担任总理职位的人选不会引起争议呢？

侯赛因·沙赫拉斯塔尼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就任何候选人取得共识是多么的困难。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是一个慈善组织的首长，曾经在监狱里度过 11 年。他没有教会色彩，但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他与宗教领袖关系密切，一直积极和有效地向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提供援助和救济。然而，几乎所有方面都坚决反对他，尤其是那些后来坚决反对挑选伊亚德·阿拉维先生的人也反对他。

虽然如此，我们向工作组各成员表明，我们愿意尊重正在出现的协商一致意见，选择伊亚德·阿拉维先生担任总理，我们愿意与他一道挑选内阁成员。根据我们正式提交阿拉维先生的建议，星期二，6 月 1 日最后决定全部内阁名单。

在向安理会介绍此内阁性质前，我想讲一讲三人总统委员会组成的过程。虽然所有各方都不得不作出一些非常困难的妥协并表现出政治家风度，但最终达成共识，选易卜拉欣·贾法里先生和鲁什·沙维斯先生两人为副总统。这两人在本族和族外深受尊重，身负重望。相对而言，总统人选较快缩小到两位候选人：伊拉克前外交部长阿德南·帕沙希和谢赫·加齐·亚瓦尔，瓦亚尔在时局艰难的 5 月担任临时管理委员会主席，赢得了同事们的支持与尊重。最后，沙帕奇先生拒绝出任，谢赫·加齐担任总统。我相信，总统和两位副总统将展示必要的领导能力和团结，在今后艰巨的路程中帮助团结伊拉克。

关于部长会议，他们人才济济。其中包括现任的一些最出色的部长：如公共事务部长尼斯林·贝尔瓦里女士和计划部长迈赫迪·哈菲兹先生。他们可为过去一年左右已经开始的工作带来连续性。部长会议上中也有许多新面孔，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内政部长、贸易和财政部长。内阁成员近 2/3 为新人，原临时管理委员会成员只有两人将任内阁职务。新任部长中不乏伊拉克最具才干、教育程度最高的专业人才。比如，伊拉克国内少有人怀疑，新任石油部长、卫生部长、住房和重建部长、司法部长和运输部长等人均属各领域最称职人选。

部长会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伊拉克区域、族群和宗教的丰富多样化。内阁中有来自土库曼族和亚述族精明能干的部长。政府中也有来自在临时管理委员会中没有得到充分代表的群体的新的政治人物。

部长会议基本上有技术专家组成，虽然其中有人有政治背景，许多国家情况经常如此。我高兴地指出，部长会议中近 20%为妇女。这些妇女有众所周知的才干和专长，她们对在公共生活中提高妇女地位有贡献。

整体而言，临时政府人才济济，完全有能力在今后几个月左右时间内团结伊拉克。正如阿亚图拉·西

斯塔尼最近表示，应该充分支持，给他们一个公平机会。与此同时，伊拉克人民最终将根据他们的表现对他们作出判断。

临时政府必须开始掌管寻找办法，解决继续困扰伊拉克的严重的完全问题的努力。伊拉克将需要一支有效的警察部队和训练有素、专业化的军队。必须加快建成这样的警察和军队。同时也必须在过渡政府和需要在这段时间协助维持治安的任何外国部队之间迅速达成适当的法律、政治和切实安排。如何处理这一关系，将大大影响临时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可信性。

这方面令人鼓舞地获悉，总理已经就解散民兵问题同有关各方达成协议。成员们可回顾，这是我们第二次访问伊拉克后提出的建立信任迫切措施之一。再一个同样重要和迫切的问题是关押在阿布格莱布拘留中心和其他监狱囚犯的严重问题。如果能在 6 月 30 日前彻底解决该问题，对新政府将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我们所遇到的大多数伊拉克人都强调，光靠军事手段不能解决安全问题。需要政治解决。临时政府必须领导讨论如何实现政治解决。临时政府需要团结公开批评过去一年进程的人士，同他们进行对话。临时政府需要抵制把所有反对占领者统统称为恐怖主义分子或永不悔改者的诱惑。

国民大会为发起团结过程，就如何解决普遍不安全问题真正建立全国共识提供了理想的机会。福阿德•马苏姆先生将负责领导 7 月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他已经开始根据我方和我提出的许多建议，考虑筹委会人选问题。

在此过程中，我相信，马苏姆先生及其筹委会同事将考虑到，临时管理委员会严格按规定名额组成，但却受到普遍反对和拒绝。可大家又都希望自己的社区和团体得到公平代表。现阶段，临时政府不可能避免重复临时管理委员会的平衡做法。但大家都说，不应以此为例，伊拉克今后很可能产生一位库尔德人士当总统，或一位阿拉伯逊尼派人士当总理，甚至可能有来自更小族群的人士担任这些职位。

我认为，国民大会不应该搞任何名额分配制度，虽然应当注意体现伊拉克的多样化。这方面我感到，我必须转达土库曼族要求被承认为伊拉克第三大族群的正当要求。其他更小的族群也已提出同样的要求。我认为，应当考虑这些正当要求，新宪法可以照顾到这些要求。

最后，正如秘书长前面指出，联合国已经按时充分完成本阶段任务。在欠理想的条件下，经过长期、复杂和微妙的过程，伊拉克已经建立的两个下阶段工作必不可少的机构：临时政府和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成员们通过大众媒介可能已经看到，临时政府基本上为伊拉克人民所接受。有些人较为谨慎，有些方面甚至反对意见较强，但是伊拉克人民看来愿意给他们一次表现机会。但不能抱有幻想。今后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新政府都将面临严重考验，解决伊拉克现有问题需要多年，而不是几个月的问题。6 月 30 日伊拉克政治进程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但这一进程并没有完成。

事实依然是，临时政府和我们期待国民大会将产生国务委员会，都不是经选举产生的机构。只有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才真正有资格代表伊拉克。现在需要做的一切工作，特别是安全方面的工作，必须集中于一个目标：为 2005 年 1 月举行真正可信的选举创造条件。

为了为选举创造适当条件，以及为了应付他们面前的巨大挑战，伊拉克人民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帮助。伊拉克需要其邻国明确而一致的支持。伊拉克需要其债权人的慷慨。伊拉克需要安全理事会这个机构和整个联合国提供耐心、有力和持续的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卜拉希米先生所作的情况介绍。

根据在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这个议题。

下午 5 时 15 分散会